

作家论

手艺

——评高义杰的文学创作

于全华

一

“不见血才是好手艺。”

这是高义杰短篇小说《刮脸》的最后一句。剃头匠老唐，在给日军队长小林觉刮脸时，听到外面传来屠杀八个抗日分子的消息。他一言不发，继续刮，然后一刀割下小林觉的头颅。血没有溅出来，刀子干净，动作利落。末了，他说了这句话。

我第一次读这篇小说时，被这句话击中了。它不只是小说的结尾，它是理解高义杰全部写作的一把钥匙。

手艺是什么？是克制。该收的时候收，该停的时候停。老唐有愤怒，有仇恨，有杀人的机会，但他没有让情绪冲垮手艺。那一刀下去，不是杀人，是完成一个动作。这个动作里，有手艺人的骄傲，有原则的坚守，有在极端情境下依然保持的人的尊严。

高义杰的小说，都有这种克制。他不煽情，不说教，不把人物的内心掏出来给你看。他只是写动作，写对话，写那些看起来很小但藏着一切的事，让读者自己去补，自己去品，自己去疼。

这是手艺。

二

高义杰笔下的人物，有很多手艺人。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是生活这门手艺的实践者。他们穷，但不怨；苦，但不诉；被生活反复捶打，但依然“努力笑着”——这句评论，说的既是高义杰笔下的人物，也是高义杰自己。

2020年，他的小说集《葫芦头街上的爱情》出版，精选了近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篇小说各4篇。那条街上的小人物，各有各的活法：那个在爱情里跌跌撞撞的年轻人，那个在婚姻里挣扎的中年人，那个在晚年回望一生的老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手艺”：如何在绝望中找到一点光亮，如何在琐碎中守住一点尊严，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不被冲散。

高义杰写他们，用的也是手艺人的笔法。语言是胶东的，土得掉渣，但准得惊人。那些对话，那些细节，那些看起来不经意的动作，都经过反复推敲，像老木匠打磨榫卯，严丝合缝，不露痕迹。

“脸上挂着泪水，还在努力笑着”——这句话，抵得上一万句抒情。这不是技巧，是功夫。

三

2026年初，我准备申请加入省作协，初识高义杰。他和杨强先生是我的推荐人。那时候我刚完成“春三部曲”，在中国作协网上发了七篇文章，心里没底。高义杰看了我的材料，说了一句：“你的网文经历别藏着，那是厚度。”

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后来我明白了：他不是让我炫耀六百万字的网文产量，是让我正视自己的来路。网

文也是手艺。日更的压力、读者的期待、市场的淘汰，这些都在打磨一个人的叙事技巧。没有那六百多万字，就没有后来的《开春》和《惊蛰》，没有“田野科学笔记”。

高义杰是作家，是编辑，也是手艺的传授者。他懂得每一个写作者的来路，懂得每一种手艺的价值。

四

编辑也是手艺。

高义杰的日常工作，是看稿子、选选题、推作者。2026年1月，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经典文学》第一卷出版，集中了全国16位作家的散文、小说、现代诗歌、古诗词，共计20万字。这本书里，有他的心血，有他的眼光，有他对手艺的另一种实践。

写小说是“自己动手”，编书是“帮人动手”。两种手艺，一个道理。

我有时想，高义杰自己写小说时，用的是“往里收”的手艺——收住情绪，收住议论，收住一切可能滑向煽情的东西。我做航天育种、写科技人文，用的是“往外译”的手艺——把-196℃的液氮译成“种子睡着了”，把136.1Hz译成“地球的心跳”，把pH8.2译成“地醒了”。一个收，一个译，都是手艺。不一样，但都是让不可说的东西被看见。

五

高义杰还写评论。

去年，他发表的《在婚姻铁幕下》，评论王秀梅的中篇小说《坦克》。他用“婚姻铁幕”这个意象，一下子抓住了小说的命门——婚姻不是温情脉脉的港湾，是某种看不见的、沉重的、把人困住的东西。这个意象，让评论本身也成为一件作品。

他又为栖霞百岁老兵写下《补古迹残稿 谱爱情绝唱》文学评论和图书推介文章，这说明他不只是手艺人，还能说出手艺人的门道。

我写高义杰，用的是“手艺”这条线。这门手艺，我也在学，也在练。

六

高义杰还在写。《刮脸》之后，他新的小说《张斌的账》《硬菜》等陆续发表，他还在看稿子、推新人、做活动。作协的事情、出版的事情、写作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他都在认真做着。

手艺就是这样。不声张，不停歇，不浮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把一辈子过成一种功夫。

“不见血才是好手艺。”这句话，可以作为高义杰文学人生的注脚。他的文字里没有血，没有泪，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有那些葫芦头街上的人，那些在胶东大地上活了一辈子的人，那些被生活反复捶打但依然笑着的人，安静地站在那里，等着读者看见。

长征

——记赵惠民45年创作路

任晓梅

去年岁末，赵惠民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挺起发展的脊梁》新书首发式暨赵惠民文学创作45周年作品研讨会举行，让这位莱州乡土作家的文学创作再度引发关注。

1980年7月，赵惠民高考失意，先后在几家乡镇企业任推销员、业务员。工作之余，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他会忘记一天的疲劳，伏案创作。4年时间里，写过诗歌、小小说、散文、散文诗，然而200多封退稿信，一次次把那颗火热的心浇凉。再这样写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去新华书店购买古今中外名著，订阅有关报刊，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认真阅读，汲取营养，研究写作技法，并用心观察生活，感悟生活，这有效地提高了写作水平。

1984年11月18日，《大众日报》“丰收”副刊同时发表了赵惠民的两篇散文诗处女作——《高高的领奖台》《清清的养鱼塘》。收到样报时，这位又高又壮的汉子，激动得喜极而泣，一次次趴在薄薄的报纸上，嗅着那浓郁的墨香，幸福的泪水滴落在报纸上。

20世纪90年代初，赵惠民和妻子在路旺镇街上开起了一家新新伙食店，烤制传统伙食，又自创烤菜伙食和肉伙食，香味儿飘满了整条街，一时间生意红红火火。忙忙碌碌一天又一天，不知道多少个夜晚，他仍孜孜不倦地写着，写着……有时把伙食放进炉里烤制，在很短的等待时间里，他又接着写未完成的小说，投入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是伙食的焦糊味儿熏醒了他。一炉伙食都浪费了，他看看已经快完稿的小说，苦笑了一下，再重新烤一炉吧！

就这样，赵惠民一边经营着小店，一边在夜晚执着于写作，先后在各种报刊发表了100多篇散文诗、散文、小说。他常对人说，写作带来的快乐能化解一天的疲惫。

赵惠民与妻子经营伙食小店，抽空搞文学创作的事迹，不知怎么被《山东画报》社记者知道了。当时的画报社主任摄影记者宋伟东和莱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姜源专门到路旺镇拍摄了新闻专题《小店风雅》，发表在1991年第6期《山东画报》上。

无数个星星陪伴的夜晚，终于换来了回报。一年后的一天，热闹的小店突然关门了。原来，赵惠民被调去莱州市盐务局担任秘书，一家人也都跟着“农转非”进城了！他白天忙着处理单位的文件、资料，晚上还是继续着他深爱的文学创作，不知疲倦，通宵达旦。他的文章多次在《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报刊发表。

2011年6月15日，赵惠民加

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莱州市第一个中国作协会员，这是对他多年一直执着于写作最好的慰藉！

信念似灯塔，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让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2018年9月，赵惠民意外遭遇车祸，致左肾挫伤，右脊破裂，右眼完全失明。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是多么惨重的伤害！但这没有击垮他，等到伤势稳定一些，他又在病床上投入到文学创作中，亲朋好友去病房探望、安慰他，赵惠民笑着说：“老天爷已经厚爱我了，还给我留了一只眼睛，还可以继续写作。”

出院以后，他行动不便，患上严重的失眠症，每晚至多能睡两个小时。他的心海里好多年一直酝酿着一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他觉得，已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要趁大脑还清晰，左眼还能勉强看得见字，尽快完成这部作品。

信念是山顶的美景，给人奋斗的力量。2019年7月2日，赵惠民开始了《脊梁》的创作，夜以继日地写着，多则每天写两三万字，于8月2日完成了初稿。这个速度连正常人也敢想象啊！其中的艰辛、苦楚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到。之后，又经过长达3年的修改，他完成了第12稿，全书还原了八十年前胶东掖南县抗日革命根据地凤凰山区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战情景。2025年11月30日，《挺起发展的脊梁》——一部用一只眼睛看着完成的57万字小说正式出版。莱州市委宣传部与莱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为这部长篇小说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山东大学博导徐国亮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博导李征教授，光明日报社《书摘》主编李亚彬博士，《青岛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崔均明先生等56位嘉宾应邀出席。

这是一位凤凰山区乡土作家历时6年，历经千辛万苦完成的长篇小说，他借此为所挚爱的凤凰山区英雄儿女树碑立传。

45年的文学长征路，赵惠民信念不移，笔耕不懈。先后在160多家报刊发表各种作品1800余篇（首），发表和出版作品文字达360余万字，荣获各类全国文学作品大奖60多次。出版散文集《走进田园》《乡村季风》《竹影清风》《美丽的乡村》，散文诗集《璀璨散文诗选》《五月的田野》；长篇小说《口碑》《瑶山匪事》，影视文学集《赵惠民影视文学精选》《还乡》《土地情》等10余部著作。这些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珍藏馆及众多图书馆收藏。

赵惠民，靠着骨子里的那份信念与执着，以顽强的毅力与身体抗争，与命运抗争，与生活抗争，书写着一页页励志图强的传奇故事！